

玛格丽特·斯穆尔德斯  
Margriet Smulders

# 在繁盛与 —— —— 腐败之间

## 《秘密花园》的观看陷阱

在玛格丽特·斯穆尔德斯的《秘密花园》里，花朵不再是“纯粹的花”。它们像舞台上的演员，被安排在近乎巴洛克式的丰饶中：颜色饱满、质地发亮、细节逼近皮肤与黏膜的触感。第一眼是惊艳，第二眼是迟疑——因为那份繁盛里，藏着衰败的时间与难以言说的身体性。

编辑：刘东 文：健一 图：Margriet Smulders

### 不是“花卉摄影”， 而是一种被放大的感官经验

玛格丽特·斯穆尔德斯 (Margriet Smulders) 的花并不满足于代表“自然”或“美”。她把花当成一种可被放大、可被触发联想的材料：花瓣像织物，果肉像肌理，汁液像体液，花粉像尘埃。作品因此从“对象摄影”滑向“感官摄影”——你看的不仅是形状与颜色，还会不自觉地想象气味、湿度、触感，甚至温度。

这种观看体验有点狡猾：画面以艳丽与丰盈邀请你靠近，但越靠近，越会察觉其中的“过度”——过度饱满、过度近、过度像身体。它让“赏花”变成一场关于欲望如何生成的实验：美感在成立的同时，也暴露出它并不无辜。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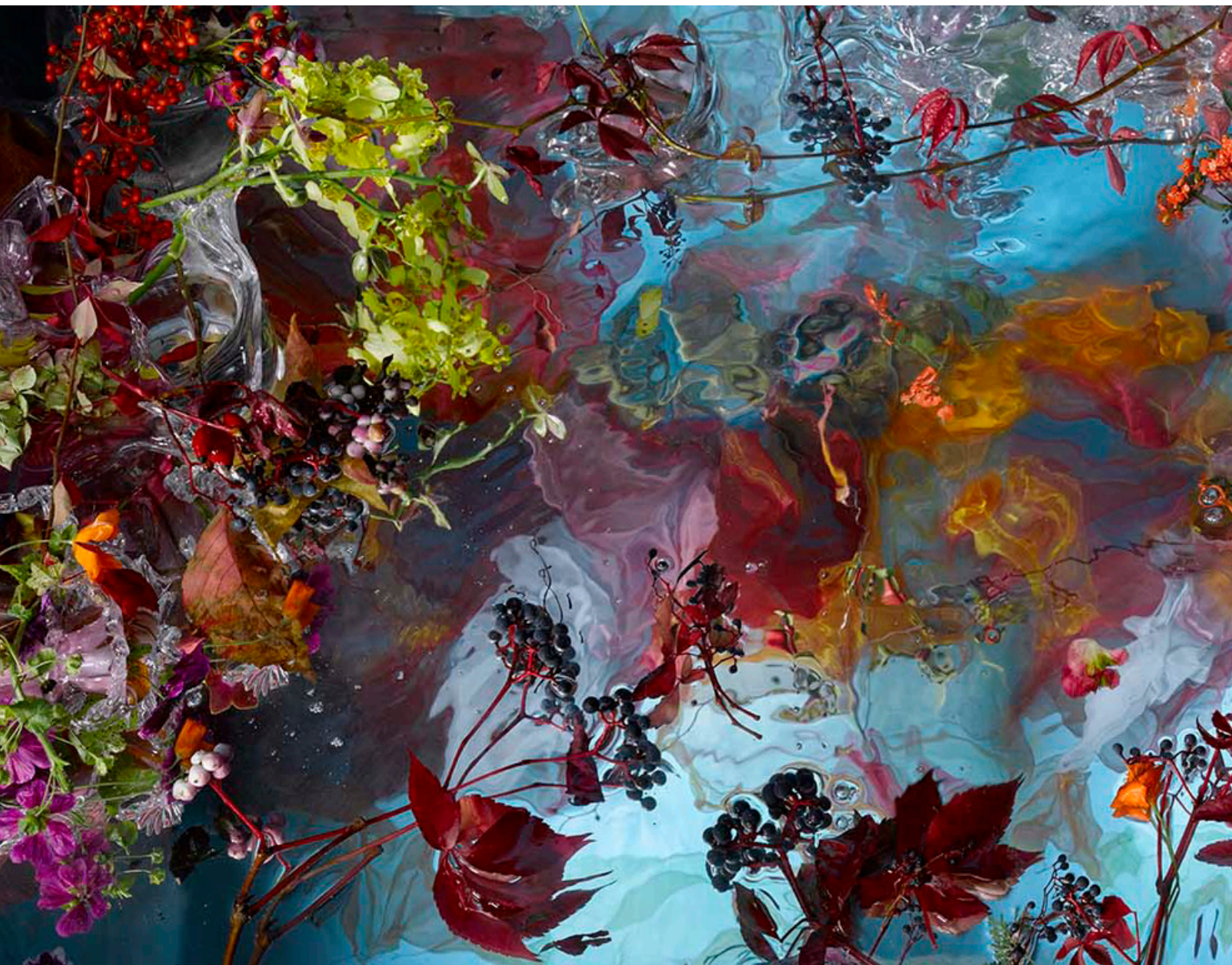
[左图]  
疗愈草药的天堂，2017年

[上图]  
合欢花，2022年

### 丰饶的秩序： 巴洛克式的拥挤与精确的控制

《秘密花园》的画面常常极度密集，却不显杂乱，关键在于它并非随意堆叠，而是通过一套近乎绘画式的组织方法建立秩序：主体并不总靠“居中”取胜，而靠“质地对比”与“亮度差”浮出画面。柔软的花瓣、坚硬的果皮、透明的露水在同一画面里互相推挤，形成视觉的主次与节奏。光常被处理成一种“舞台灯”，让表面产生可口的高光与阴影，

增强“可触感”。这使作品带有静物画的戏剧性，而非自然光下的随性。饱和度并非单纯拉满，而是让多个高饱和色彼此制衡，并用暗部或冷色调压住画面，使它维持在“华丽”与“刺眼”之间的临界点。这种控制感很重要：它让丰盛成为一种结构，而不是装饰。也正因为结构严密，作品才更像一个“花的宇宙”，而不是一束好看的花。



### 时间被塞进花里：盛放不是终点，衰败才是故事

花的美常被理解为“正在盛开”的瞬间，但斯穆尔德斯的花更像处在一个连续时间轴上：盛放、成熟、裂开、渗出、黯淡、甚至腐败。她让观者意识到：自然的华美从来不是静止的，它与凋谢同根同源。

因此，当画面出现更强烈的身体性——例如汁液、褐变、霉斑般的质感——它不会

简单等同于“恐怖”或“厌恶”，更像一种提醒：生命力并非只有清爽明亮的一面，欲望也并非总是体面与可控，美不是对腐败的否认，而是与之并置后仍然成立的震动。这种并置让《秘密花园》具有一种“甜与腥同在”的复杂气质：你被吸引，也被迫承认自己的观看欲望。





[左图]  
搅动泳池水的手，2018年

[右图]  
洛可可，2022年  
画面尺寸：36厘米 x 48厘米，  
含框尺寸：50厘米 x 62厘米



### 观看的伦理：把自然“切下并摆放”的权力

摄影在这里并不是单纯记录，而是选择、采集、布置、照亮、占有。当自然被切下、被摆成一幅作品，它既被赞美，也被重塑。这种张力构成《秘密花园》隐秘的议题：我们对自然的爱，是否总含着控制？我们凝视美，是否也在消费它？

斯穆尔德斯并不急着给答案。她更像把问题呈现为一种感受：当画面如此精致、如此“被安排”，你会同时体验到两件事——自然被供奉，也自然被掌控。而这种矛盾，恰恰是当代观看方式的一部分。



《秘密花园》的高明之处，在于它把“漂亮”当作入口，却不把“漂亮”当作终点。第一眼，你被色彩与丰盈俘获；第二眼，你意识到那份丰盈里有时间、有身体、有欲望，也有控制与不安。斯穆尔德斯用花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：她让观看者承认自己正在观看——并且让你在承认的瞬间，走进那座真正的“秘密花园”。

[左图]  
引理，2023年

[右页上图]  
镜中的天使，2023年

[右页下图]  
你真是太棒了（致弗朗西斯），  
2024年



本期影人



### 玛格丽特·斯穆尔德斯

Margriet Smulders

荷兰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之一；在国内外多家博物馆举办过大量展览。

画廊：<https://www.contour.gallery/artists/margriet-smulders/>  
网站：<https://margrietsmulders.nl/>

Q 《秘密花园》听起来像一个既私密又开放的空间。对您来说，这个“秘密”更像是自然的隐秘结构、身体/欲望的隐秘，还是观看方式本身的隐秘？您希望观众在第一眼与第二眼之间，发生怎样的心理转折？

A 我希望人们心中充满惊叹。世界是如此值得探索，当下世界正处于动荡之中但在所有的混乱之中，只要你细心观察，仍有那么多美可以发现。我喜欢人们为我的作品而“沉醉”，仿佛现实不再重要。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次邀请，邀请你沉浸其中，如同沉浸在一座秘密花园。每一件作品都有其自己的花园，有些看似凌乱，但你可以在其中漫步、探寻。有太多可看之处，有些花叶可食，茎秆可以咀嚼，作品中也包含牛奶、墨水 and 大量的水。因此，这些或许可被视为风景。

Q 您的画面常常极度丰饶、细节密集，但又不是随意堆叠。您在构图与色彩上如何设定规则——例如主体层级、光的方向、饱和度阈值？有没有一个“过了就会变成装饰”的临界点，您会刻意避开？

A 我在镜面上搭建好一个舞台布景，如同一片风景后，便允许花朵和植物在手吹玻璃间表演、漂流。我在玩耍、发现和寻找神奇时刻的过程中进行大量记录。我将图像构建成充满玩趣的花园。随着水的流动，花朵和植物常常脱离我的控制，表现得像我水镜剧场里不听话的演员。

Q 在《秘密花园》的创作中，您更依赖哪一种路径：搭建与编排（选择、摆放、控

制光线与背景）；等待与发现（让材料自己生长出画面）？能否具体讲一次从选材到最终按下快门的流程：您通常先有概念，还是先被某种植物/质感“击中”？

A 情况总是不同。有时我被一片特别的天空、空气中奇异的云朵所触动，并尝试用牛奶在镜子上重现。它从未变成我预想的样子，但展开的过程让我惊喜。生活也是如此。你带着计划出发，但天气或他人并不如你所料。你调整，你应对，共同促成了美好的事物。这至少是我的希望。

就像《合欢花》（2023, 110 cm x 148 cm）中的那棵波斯合欢树，它在中国被称为“合欢花”，是“集体幸福之树”。我骑车时，它用粉色的“刷子”对我低语：“嘿！看看我。我希望你看到我们，我们在这里为你起舞，几乎在空中。”于是我邀请它进入了我的花园和作品。我想让世界变得更柔软，难道不应该让所有那些独裁者都被他们的母亲拥抱吗？用柔软的刷子和地球上的和平，向你致敬。

Q 很多人拍花会陷入两个极端：要么过度艳丽像商品照，要么去饱和后失去生命力。你在拍摄阶段如何控制色偏与饱和度（背景选择、灯色、白平衡策略）？后期又如何做颜色分层，让复杂色彩仍然有序？

A 我的作品几乎不进行后期处理。我把图像交给我的编辑，他也是我的印刷师，我们已合作 33 年。他问我想要什么——这里稍强一些，那里稍柔一些；这朵花可以更鲜艳点，那朵可以更含蓄点；几乎不移动像素。有时我们会拼接两张图像，例如当我想创作一幅宽阔的横向图像，而我分两次拍摄了相邻部分时。我自己几乎不会用 Photoshop，我专注于氛围、我的故事和我的梦。我的图像编辑不可或缺。

Q 花材细节很吃分辨率与锐度，但锐化过度又会显得干。你在设备选择（焦距、光圈、支撑）和流程上怎么做取舍？会用景深合成（focus stacking）吗？最后输出（纸张、尺寸、亮度）如何决定，才能把“秘密花园”的沉浸感留住？

A 进行焦点堆栈时，我挑选那些对我来说最神奇的细节。有时鸢尾花比郁金香更突出，而我常希望一些水滴能清晰地捕捉微

小的世界。我咨询我的印刷师，以确定哪种相纸最耐久、最耐光、色彩最准确，我选择能永久保持完美的高品质材料。自 2021 年起，所有作品都印制在厚重的哈内姆勒艺术纯棉硫化钡相纸上。目前，我们用非反光 TruLife® 亚克力玻璃将印好的作品装裱，并安装在 4 毫米迪邦板上。

Q 花朵从盛放到枯萎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时间轴。您在创作时会不会刻意把“即将衰败”的瞬间纳入画面？当作品触及腐烂、汁液、霉变这类更强烈的身体性时，您希望它被读作生命力、欲望、还是不安？

A 我的名字玛格丽特是一个花名，意思是雏菊。如今我已不再是朵娇嫩的花，但我仍希望作为一朵花，或仅仅作为一个成熟女性而受到尊重。就像所有其他女性一样，我们背后都有着充满有趣故事的完整人生，这也能在这些作品中看到。每年，我们花园里的旧植株上都会长出新的生命，而在这个新时代，我感到自己也在重生。

Q 当我们把自然切下、摆放、被灯光与镜头“占有”，摄影不可避免带有一种控制。您如何看待这种张力：作品既在赞美自然，也在重塑甚至“支配”自然？在您的创作伦理里，可做与不可做的界线是什么？

A 我不喜欢界限。作为视觉艺术家，我希望是无界的。作为一个人，我的界限（我希望是）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作为视觉艺术家，你可以跨越界限。我可以把弯曲的棕色枝条涂成粉色，放入我的镜箱中。

Q 如果让您给第一次接触《秘密花园》的观众一句“观看说明书”，您会提醒他们注意什么——质感、尺度、气味般的联想，还是与自身经验的投射？而当观众把它只当作“漂亮的花”，您会如何温柔地把他们带向更深处？

A 繁育也需要衰败。我喜欢人们能够交付自我、沉醉其中。如果你不愿涉足这个魔法世界，我想你或许是害怕那种生育与自由的女性力量，害怕随之流淌……去生活，去享受乐趣，让它流动吧。有时人们害怕被美、丰饶与卷曲所淹没。有些人害怕美，因为他们不敢承担它。

